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十一冊

東漢 張河間



張河間集卷之二

漢南陽張衡著

明太倉張溥校

賦

南都賦

南都為光武舊里以置都焉
桓帝時欲廢之衡作賦以諷

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割周
楚之豐壤跨荆豫而為疆體爽塏以閑敞紛郁
郁其難詳爾其地勢則武闕關其西桐栢揭其
東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湯谷涌其後

清水盪其胸，推淮引湍，三方是通。其實利珍，惟則金彩玉璞，隋珠夜光，銅錫鉛錯，赭堊流黃，綠碧紫英，青牖丹粟，太乙餘糧，中黃鼓玉，松子神陂，赤靈解角，耕父揚光於清冷之淵，游女弄珠於漢臯之曲，其山則崆峒峭崿，嵒岵嵒岵，峯刺峯峯，嶽嶽嶽嶽，屹嶮屹嶮，幽谷窈窕，岑夏含霜雪，或若嶙而隼，嶽嶽嶽嶽，屹嶮屹嶮，幽谷窈窕，岑夏含霜雪，或若嶙而繩聯，或豁爾而中絕，鞠巍巍其隱天，俯而觀乎雲霓，若夫天封大狐，列仙之陬，上平行而曠蕩，下蒙籠而崎嶇，坂坻巖薛而成巘，谿壑錯繆而

盤紆芝房菌蠢生其隈、玉膏溶溢流其隅、崑崙
無以多、閬風不能踰、其木則檉松楔櫻、檉栢柰
櫃、楓柙櫨、樾帝女之桑、楮枿枘、柎、柎、柎、結
根踈本垂條、嬋媛布綠葉之萋萋、敷華榮之萋
萋、立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攢立叢駢、青
冥盱眙、杳藹翳鬱於谷底、森尊尊而刺天、虎豹
黃熊游其下、毅獲猱狔、挺戲其巔、鸞鷲鷓雛、翔其
上、騰狡飛獼、棲其間、其竹則鐘籠、箜篌、篠簞、箛
篥、緣延坻坂、澶漫陸離、阿那芬茸、風靡雲披、爾

其川瀆則渚澧灤澧發源岩穴潛匿洞出沒滑
漑滴布濩漫汗漭沆洋溢總括趣飲箭馳風疾
流湍投濺砢汎輞軋長輪遠逝膠淚洩汨其水
蟲則有蠓龜鳴蚰潛龍伏螭鱣鱣鰭鰻鼉鯨
蛟巨蚌函珠駁蝦委蛇其陂澤則有鉗盧玉池
赭陽東陂貯水渟滂亘望無涯其草則有蔗葦
蘋莞蔣蒲蒹葭藻茆菱芡芙蓉含華從風發榮
菲披芬葩其鳥則有鴛鴦鵠鷺鴻鵠鴛鴦鵠鷺
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

竇灑流，浸彼稻田。溝澮脉連，堤塍相轄。朝雲不
與而潢潦獨臻，決滌則曠爲漑。爲陸冬稔夏穡，
隨時代熟。其原野則有桑漆麻苧菽麥稷黍百
穀蕃廡翼翼與與，若其園圃則有蓼葳蕤荷藹
蔗薑罽荇蕘芋瓜，乃有櫻梅山柿，侯桃梨栗棗
棗若榴，穰橙鄧橘。其香草則有薜荔蕙若薇蕪
菘萇，曖曖蒨蔚，含芬吐芳。若其厨膳則有華薊
重秬，滄臯香杭，歸雁鳴鷄，黃稻鱸魚，以爲芍藥
酸甜滋味，百種千名。春芻夏筍，秋韭冬菁，蘇菽

紫薑拂徹羶腥酒則九醞甘醴十旬兼清醪敷
徑寸浮蟻若萍其甘不爽醉而不醒及其糾宗
綏族禴祠蒸嘗以遠遠朋嘉賓是將揖讓而升
宴于蘭堂珍羞琅玕克溢圓方琢瑯狎獵金銀
琳琅侍者蠱媚巾幘鮮明被服雜錯履躡華英
儇才齊敏受爵傳觴獻酌既交率禮無違彈琴
擲籥流風徘徊清角發徵聽者增哀客賦醉言
歸主稱露未晞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
於是暮春之禛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于陽瀕

朱帷連網，曜野映雲。男女姣服，駱驛繽紛。致飾
程蠱，僂紹便娟。微睡流睇，蛾眉連卷。於是齊僮
唱兮，列趙女坐南歌兮。起鄭舞，白鶴飛兮。繭曳
緒，修袖繚繞而滿庭。羅襪躡蹠而容與，翩緜緜
其若絕。眩將墜而復舉，翹遙遷延。蹶躡躡蹶，結
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彈箏吹笙，更爲新
聲。寡婦悲吟，鷓鴣哀鳴。坐者悽歛，蕩魂傷精。於
是群士放逐，馳乎沙場。駮驥齊鑣，黃閒機張。足
逸驚飈，鏃析毫芒。俯貫魴鱖，仰落雙鷁。魚不及

竄鳥不暇翔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亂北渚兮
揭南涯汰滌澗兮船容裔陽侯澆兮掩鳧鷖追
水豹兮鞭蜎蝻憚夔龍兮怖蛟螭於是日將逮
昏樂者未荒收歡命駕分背迴塘車雷震而風
厲馬鹿超而龍驤夕暮言歸其樂難忘斯乃游
觀之好耳目之娛未覩其美者焉足稱譽夫南
陽者真所謂漢之舊都也遠世則劉后甘厥龍
醢視魯縣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於堯
山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非純德之宏

圖孰能揆而處旃。近則考侯思故。匪居匪甯。穢
長沙之無樂。厯江湘而北征。曜朱光於白水。會
九世而飛榮。察茲邦之神偉。啓天心而寤靈。於
是宮室。則有園廬。舊宅隆崇。崔嵬御房。穆以華
麗。連閣煥其相徽。聖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
綏。章陵鬱以菁葱。清廟肅以微微。皇祖歆而降
福。彌萬祀而無衰。帝王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顧
懷。且其君子。弘懿明獻。允恭溫良。容止可則。出
言有章。進退屈伸。與時抑揚。方今天地之睢刺。

帝亂其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爾其則
有謀臣武將。皆能攫戾執猛。破堅摧剛。排捷陷
肩。蹴蹈咸陽。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是以關
門反距。漢德久長。及其去危乘安。視人用遷。周
召之儔。據鼎足焉。以庀王職。縉紳之倫。經綸訓
典。敷納以言。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於是
乎鯁齒眉壽。鮒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喟然
相與歌曰。望翠華兮。歲蕤建。太常兮。袞袞駟飛
龍兮。駢駢振和鑾兮。京師總萬乘兮。徘徊按平

路兮來歸。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者哉。遂作頌曰。皇祖止焉。光武起焉。據彼河洛。統四海焉。本支百世。位天子焉。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真人南巡。覩舊里焉。

週天大象賦

垂萬象乎列星。仰四覽乎中極。一人爲主。四輔爲翼。鈎陳分司。內座齊飾。華蓋於是乎臨映。大帝於是乎游息。尚書諮謀。以納言。柱史記私。而奏職。女史掌彤管之訓。御宮揚翠娥之色。陰德

周給乎其隅。大理詳讞乎其側。天柱司晦朔之序。六甲候陰陽之域。其文煥矣。厥功茂哉。環藩衛以曲列。儼閭闔之洞開。北斗標建車之象。移節度而齊七政。文昌制戴筐之位。羅將相而枕三台。闢天床於玉闕。乃宴休之攸御。肅天理於璇璣。執威權而是預。天捨天掎以相指。內厨內階而分據。雙三夾斗而燮諧。兩乙賓門而佐助。爾乃天牢崇圍。設禁暴之隄防。太尊明位。擬聖公之寵章。太陽接相。以班跡立。戈撥杓而耀芒。

勢微微而有象，輔熠熠而流光。薦秋成於八穀，務春採於扶筐。天厨厥今，供百宰，傳舍開兮通四方。偉天官之繁縟，立䟽廟之隆崇。何太角之皎皎，夾攝提之融融。七宿畫野以分區，五宮立都而對雄。既以厯於中宮，乃回眸而顧東。觀角尤於黃道，包分野於營中。開天門之燦耀，揖進賢之雍容。是推紀於變節，是正綱於大同。其次則梗河備預，招搖候敵。泛舟亢池，飛觴帝席。周鼎毓神，天田豐籍。按三條於平道，賓萬國於天

門置平星以決獄，列騎官而衛闈，陽門守於邊，
險折威防於將奔，頡頏司於五聽，車騎參於八
屯，望南門之峻關，覲庫樓之城府，偃蹇列於四
衢，的厯分於五柱，或藏兵而蓄銳，或重扃而禦
侮，煥蒼龍之中宿，矚氏心以及房，聽朝路寢布
政明堂，爰俾其地于宋之疆，粵若太火赫然天
王，鈞鈴儼於鳳闕，積卒穆於龍驤，天輻備於舉
輦，鍵閉守於關梁，騎陣啓將軍之位，從官主巫
醫之職，罰作贖刑，日爲陽德，二威防非而體正。

七公議賢而糾慝，陣車雷擊乎其南。天乳露茲，
乎其北。彼貫索之爲狀，實幽囹之取則。歷龍尾
以及箕，跨北燕而在茲。配四妃而有序，均九子
以延慈。龜曳尾而波泳，魚張鱗而水嬉。天江爲
太陰之主，傳說奉中闈之祠。糠爲歛揚之物，杵
爲舂臼之用。天鑰司其啓閉，丈人存其播種。狗
以吠盜，奸回靡縱。却睇女床，前瞻天紀。耀棘庭
之金印，粲椒宮之玉齒。中有崇垣，厥名天市。車
肆中衢，以連屬。市樓臨箕而鬱起，帝座類候而

獨慕侯臣光熙而燮理宗星派踈而遠集宦者
刑餘而近侍列肆與屠肆分行宗正與宗人同
峙帛度立象以量用斗斛裁形而取擬若乃脍
北宮於玄武泊南斗而牽牛賦象通犧廟之類
司域應江淮之洲建星含曜於黃道天弁寫映
於清流河鼓進軍以嘈噴兩旗夾道以飛浮天
淵委輸於南海狗國分權於北幽鷄揚音而顧
侶鼉躍影而來遊天田臨於九坎羅堰逼於天
桴是司溝洫是制田疇遂聳睇於漢陽乃攸窺

於織女、引寶毓、圍搖機、弄杼、輦道清塵而俟駕、
漸臺飛灰而候侶、可以嬉遊、可以臨處、瞻須女
之繒室、奄開邦於會稽、離珠耀珍於藏府、匏瓜
薦菓於宸閨、离瑜佩瓊而衒服、瓜委蔓以分畦、
其外鄭越開國、燕趙鄰境、韓魏接連、齊秦悠永、
周楚列曜、晉代分罔、天津橫漢以摛光、奚仲臨
津而沉影、旣編梁以虹構、亦裁輪而電警、列虛
危於齊濟、職悲哀與宗廟、墳墓寫狀以孤出、哭
泣含聲而相召、敗臼察災而揚輝、天壘守夷而

駢照司命與司祿連彩司危與司非壘耀伺禍
福之多端總興亡之要妙人掌詔以優游儼爲
人之質鈞主震而屈曲宛如鈞之象車府息雷
轂之聲造父曳風鑿之響杵軍給以標正曰年
豐而示仰士吏設備以司存斧鉞用誅之所掌
虛梁闌寂以幽閔蓋屋喧轟而宴賞天錢納賚
以山積天網憇輿而野饗北落置候兵之門八
魁建張禽之網瞻廟府於室壁諒有衛之封畿
布離宮之皎皎散雲雨之霏霏霹靂交震雷電

橫飛壘壁寫陣而齊影羽林分營而折暉土公
司築而開務天廐飛御而起機騰蛇宛而成質
水虫總而攸歸動則飛躍於雲外止則盤縈於
漢沂迤奎婁之分野辨鄒魯之川陸豢馴獸於
囿苑隸封豕於溝瀆左更處東而掌虞右更居
西以司牧立囷倉之儲聚樹溷屏之重復司空
主土以搜祥鉄鑽縈蒞而薦畜軍南門列轅而
遠出天將軍揚旗而示逐伊王良之策馬則車
騎之滿野蒙居河而路塞策裁鞭而電寫閭道

優游而據中，附路脩闕而居下，自胃倉而昴畢，
實趙地之交衢，建旄頭而肅引，畢罕車而迅驅，
卷舌則天讒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隅，天高望氣，
天讒脩巫，捲舌安其寂默，附耳矜其諂諛，天船
泛影乎清瀨，貯積水而窺害，太陵分光乎耀虛，
包積尸而如帶，礪石資乎鋸刃，月宿歸乎太陰，
天街畫於戎野，天阿察於山林，天節宣威於邦
域，天陰進謀於腹心，天庾積粟以示稔，天廩脩
稷以祈歆，天園曲列，今儲芳樹，天苑圓開，今畜

異禽，芻藁遵納，桔之軌，殊國曉重譯之音，九旂
排鋒以進退，軍井依營而淺深，天關嚴扃於畢
野，諸王列藩於漢潯，何五車之均明，而三柱之
照煥，納五兵於藏府，圖七國之邦貫，天潢利涉
以淪漣，咸池浮中而渺漫，闢岷峨之沃壤，晞觜
參之曜形，示斬刈以明罰，收褒旅而獲甯，參旗
懾於邊寇，玉井通於水經，座旗肅穆以昭禮，司
恠幽求而發冥，屏嫌於客厠，咎於圍，亦有天屎
質黃，効靈於是，仰東井之輿鬼，覽西秦之伯邑。

質明祀而變生，鉞淬水而刑及，四瀆斷江淮之
候，兩河占胡越之域，水位瀉流而迅奔，天樽奠
饌而翕集，軍市通貨以圓綴，五侯疑議而衡立，
積水醞燕酌之勞，積薪備牲庖之結，野雞俟兵
而據市，天狗吠盜而映漣，闕邱擬乎兩觀，水府
司乎百川，狼援戈而野戰，狐屬矢而承天，老人
祚主而秋煥，丈人通臣而夜懸，子扶尊而眇邈，
孫孕緒而連綿，惟天社之赫若，實勾龍之神焉，
爰觀柳以及張，知周疆之爰啓，儼味頸以分噍。

奉滋嘗而賜醴，觀夫軒轅之宮，宛若騰蛇之體。
交雷雨之靄靄，列后妃之濟濟，酒旗緝醖以承
歡，內平繩愆而執禮，燿含烽而喋寇，實防邊之
有俟，長垣崇司域之脩，少微彰處士之懿，外厨
調列膳之滋，天相居大臣之位，天紀錄禽而獻
齒，天廣嚴祠而毓粹，天稷播五稼之勤，東甌表
三夷之類，爰周翼軫，厥土惟荆，驅風驛之千乘，
奏雲門之六英，長沙明而獻壽，車轄朗而陳兵，
青邱廕於韓貊，器府總於琴笙，軍門坐甲於軍

闔司空掌土於司平，矚太微之崢嶸，啓端門之
赫奕，何宮庭之宏敞，類乾坤之闔闢，五座參一
帝之謀，九卿踵三公之跡，儲以太子參之幸臣，
從官肅侍，謁者通賓，郎將司戟於丹陛，郎位含
香於紫宸，乃寄屏以持法，控端門之內闈，明堂
演化，靈臺候神，虎賁之徵，猛士進賢之訪，幽人
獻淵謀於諸侯，儼營衛於常陳，胡天漢之昭回，
自東震而綿絡，北賁箕而聯斗，南經說而緯龠，
合乘津而浮瓜，分漂杵而泛閣，歷玉潢以汪洋。

淪七星而依泊、惟木德之含精、爲歲星而明麗、
雖盈縮所察、禍福攸繫、然而得之者隆、失之者
替、祚明君而耀朗、罰昏主之光翳、下爲社靈、上
爲天貴、如天胎而毀卵、具職仁而施惠、迴驚愆
期、前馳舛契、奮捨掎以示慝、峙樓垣而表戾、粵
若熒惑、火帝之精、每執法以明罰、必伺災而告
誠、守其邦而歲戰、去其野而時清、若虧信而廢
禮、則下乘而上征、居惟釁發、合與憂并、浮天讒
而聳劔、列虫尤而耀旌、司危見而失國、昭明出

而起兵、伊土宿之播靈、爲旗星而耀質、尋所履
爲休慶、視所居爲貞吉、廣邦繳而斯留、復軒宮
而載出、若崇奢而賤義、則行虧而度失、或含丹
而舉兵、或噙黑而邁疾、旬始發而侯起、獄漢明
而主黜、被金方之耀色、有太白之垂文、乃降神
於屏翳、實建象於將軍、如用兵而不察、匪先達
之攸聞、高出利於深戰、順指著乎宏勳、苟恩義
之不溥、則禍福之攸分、或飛芒而蝕月、或引彗
而橫氛、六賊陳災而搆禍、天狗殺將而破軍、咨

太陰之稟粹粵星辰之攸揆乘四仲而顯晦歷
一周而匝履爲用罰之淵謨爲出師之令軌若
滯刑而縱欲則委孛而流矢白其角而表哀黑
其規而應水察函劔之相去候正旗之所指非
其出而夏寒錯其宜而將死於是究經緯之終
始徵幽微之機符昭晰兮爲人主之明鑑杳靄
兮實冥祗之秘樞固聲聞而響集方形移而影
趨若山石之旌處士谷風之應騶虞者也若夫
退寒暑而無舛中昏旦而不越畢露雲油箕躔

吹發亦有樞降軒而繞電景瑞堯而麗月雖胔
響之難窮信靈英之未歇嘉大舜之登禪耀黃
星而靡鋒壯高祖之遇時聚五緯而相從殷堪
縱睨識曹公之潛跡李卻流目知漢使之幽蹤
荆軻八秦白虹貫日衛生設策長庚食鼎悲夫
星隕如雨而周衰彗長竟天而秦滅蛇隨楚而
九域含嗟狗過梁而千里流血晉君終而婆妖
見漢帝圍而參暈結周楚滅而南衝晉齊殃而
北裂自大辰以及漢彰宋焚而衛焚或除舊以

布新顯陳盛而姜絕諒吉凶之有兆匪災譴之
虛設固罔念而作狂在恭已而成哲是以帝王
之有天下也莫不分設其官式司其告唐則羲
和降察夏則昆吾演輿嘉殷巫之美服登周史
之雅號宋述子韋鄭稱裨竈唐昧與尹臯宜範
甘德暨石申垂誥故能下守職而恪恭上知變
而無傲此希夷之妙象豈蒙昧之私好有少微
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參器府之樂肆掌貫索
之刑書耻附耳之求達方卷舌以幽居且扃扉

而絕駟，柰臨河而羨魚，望天門而屏跡，安知公卿之所如。

溫泉賦

陽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遠行，顧望有懷，遂適驪山，觀溫泉，浴神井，風中巒，壯厥類之獨美，思在化之所原，感洪澤之普施，乃爲賦云。

覽中域之珍恠，今無斯水之神靈，控湯谷於瀛洲，今濯日月乎中營，蔭高山之北垠，處幽并以間清，於是殊方跋涉，駿奔來臻，士女曄其鱗萃。

紛雜遷其如烟，亂曰：天地之德，莫若生兮。帝育
烝民，資厥成兮。六氣淫錯，有疾癘兮。溫泉汨焉，
以流穢兮。蠲除苛慝，服中正兮。熙哉帝載，保性
命兮。

羽獵賦

皇上感天威之繇烈，思太昊之觀虞。虞人表林
麓而廓萊藪，翦荆梓而夷榛株。於是鳳皇獻厯，
太僕駕具。蚩尤先驅，兩師清路。山靈護陣，方神
蹕御。羲和捧轡，弭節西征。翠蓋葳蕤，鸞鳴瓏玲。

山谷爲之澹淡，邱陵爲之簸傾。於是皇輿綢繆，遷延容與，抗天津於伊洛，隻遙集乎南圃。大詔獵者，竟逐長驅，輕車飈厲，羽騎電驚，霧合雲集。波流兩注，馬蹂麋鹿，輪犇雉兔，弓不妄彎，弩不虛舉，鳥驚絺羅，獸與矢遇。

思立賦

仰先哲之立訓，今雖彌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今匪義迹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靚，今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今慕古人之貞節。竦余

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團團以應懸兮，
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制珮兮，珮夜光與瓊
枝，繡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離，美襲積以
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旣媵麗而鮮雙兮，非是
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
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選虞
兮，喜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
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予不羣而介立，感鸞鷲
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

衆僞之冒真，旦獲譴于群弟兮，啓金滕而乃信。
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煩毒以迷
惑兮，羌孰可與言已。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
而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
虎而試象兮，跼焦原而跟趾，庶斯奉以周旋兮，
要旣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圖
方，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
弗御兮，羈騷裊以服箱，行跛僻而獲志兮，循法
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

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
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
繡裳。辨貞亮以爲輦兮，雜技藝以爲珩。昭綵藻
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矐
靈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予兮，鶡鳩鳴而不芳。
冀一年之三秀兮，道白露之爲霜。時疊疊而代
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妬媿之難竝兮，想依韓
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心猶
豫而狐疑兮，卽岐趾而攄情。文君爲我端著兮，

利肥遯以保名，厯衆山以周流。今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岳。今或氷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爲澤。今誰云路之不平，劼自強而不息。今蹈玉階之嶢崢，懼筮氏之長短。今鑽東龜以觀禎，遇九臯之介鳥。今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鵬鷲競於貪婪。兮我修潔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甯，占旣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漑液。兮咀石菌之流英，

翮鳥舉而魚躍兮，將徃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邱乎句芒。何道真之溘粹兮，去穢累而影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翫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糧。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於稽山。集羣臣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隣。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續處彼湘濱。流日覩乎衡阿

今睹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
孤魂，愁鬱鬱以慕遠兮，越邛州而游遨，躋日中
于昆吾兮，憇炎火之所陶，揚芒熯而絳天兮，水
泫泫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怒鬱悒其難聊，
顛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天而歎
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纒朱鳥
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踟躕，超軒
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魚龍，聞此國之千歲兮，
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

徂歛神化而蟬蛻兮，明精粹而爲徒，蹶白門而
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
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予會
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伴而延佇，恟河林之蓊蓊
兮，偉闕睢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糝天道其
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遠昧
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
逢昆其必噬，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
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矚，竇號行於代

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
而絕緒、尉尨睂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董弱
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
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
主、文斷袪而忌伯兮、闔謁賊而甯后、通人闇於
好惡兮、豈昏惑之能剖、羸擿讖而戒胡兮、備諸
外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慎
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梁叟患夫黎邱
兮、丁厥子而事及、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

可信，毋綿攀以倖已兮，思百憂以自疚。彼天監
之孔明兮，用棊枕而佑仁。湯蠲體以禱祈兮，蒙
厯褫以拯人。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宅辰。
魏顥亮以從理兮，鬼亢回以傲秦。咎繇邁而種
德兮，德樹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旣彫
而已毓。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蓋遠
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
覓憊惘而無疇。偏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宜
遊。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寒風淒而

永至今、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今騰蛇
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今鳥登木而失條、坐
太陰之屏室、今慨含歛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
兮、佻顛頊而宅幽、庸織絡於四裔、今斯與彼其
何瘳、望寒門之絕垠、今縱余綵乎不周、迅飈瀟
其騰我、今驚翩飄而不禁、越谿澗之洞穴、今漂
通川之礚礚、經重陰乎寂寞、今愍墳羊之潛深
追、慌忽於地底、今軼無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闔
野、今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今過鍾山

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
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戴勝愁其旣歡兮、
又謂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
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嫵眼而蛾眉、舒諛靖之
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微、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
礪以遺光、獻環琨與琛縞兮、申厥好以玄黃、雖
色豔而賂美兮、志浩盪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
兮、竝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蘄、鳴
鶴交頸、睢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

明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今爰整駕而亟行，
瞻崑崙之巍巍，今臨滎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
坻，兮亘螭龍之飛梁。登閭風之層城兮，構不死
而爲牀。屑瑤菜以爲糗兮，斟白水以爲漿。抨巫
咸使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
含嘉秀以爲敷。旣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
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寮以
夙會兮，僉恭職而竝迓。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
暉其照夜。雲師黶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轆

瑊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
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劔揭以
低昂。冠岌岌其映蓋兮，珮絪纒以輝煌。僕夫儼
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
旌飄而飛揚。撫軫軹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
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瑊以捷
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
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激洪濇而爲清。曳雲
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訾訾。涉青霄而升遐兮，

浮蟻蠓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
靈，叫帝閭使闢扉兮。覲天皇於瓊宮，聆廣樂之
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考理亂于律鈞兮。意建
始而思終，惟盤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
女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旣防溢而靜
志兮。追我暇以翱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
之閭閭，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建罔
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撥刺兮。
射嶠冢之封狼，觀壁壘于北落兮。伐河鼓之磅

礪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
提以低回，劉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適皇偃
蹇天矯，媯以連卷兮。雜沓叢頓，颯以方驤。馘汨
颯戾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逸。凌驚雷
之硠礚兮，弄狂電之滂裔。踰庖瀕于宕冥兮，貫
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令窮乎天外。
據開陽而頰盼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
心兮，情悵悵而思歸。覓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軸
而徘徊。雖遨遊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閭

闔兮降天塗、乘飈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繞余
輪、風耿耿兮震余旗、繽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眩
兮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滛放之遐心、修
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文章煥以粲爛
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
平林、結典籍而爲罟兮、毆儒墨而爲禽、玩陰陽
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
厯陵之欽崙、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
也、夕惕若厲以省儆兮、懼余身之未勅也、苟中

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慙。默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颺颺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栢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跼，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廻志竭來從，立謀獲我所求。夫何思。

歸田賦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畧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

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
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侯塵以遐逝、
與世事乎長辭、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
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
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
虎嘯山邱、仰飛織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
吞鈞、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魴鱖、于時曜靈
俄景、繼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
感老氏之遺誠、將廻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

誅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域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定情賦

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豔而秀容。斷當時而呈美，冠明匹而無雙。歎曰：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

扇賦

採茲竹以成扇，乃畫象而造儀。惟規上而矩下，

和采爛以雜施、

觀舞賦

客有觀舞於淮南者、美而賦之曰、

音樂陳兮旨酒施、擊靈鼓兮吹叅差、叛淫衍兮漫陸離、於是飲者皆醉、日亦旣旻、美人興而將舞、乃修容而改服、襲羅縠之襍錯、申綢繆而自飾、拊者啾其聲列、盤鼓煥以駢羅、抗修衷以翳面、展清聲而長歌、歌曰、驚雄遊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搦纖腰兮互折、媚傾倚兮低昂、增

芙蓉之紅華兮，光灼爍以發揚。騰媿目以顧盼兮，盼爛爛以流光。連翩絡繹乍續，乍絕，裾似飛。鸞懷如迴雪，於是粉黛弛兮，玉質粲珠簪。挺兮，緇髮亂，然後飾笄整髮，被織垂榮，同肢駢奏，合體齊聲，進退無差，若影追形。

冢賦

載輿載步，地勢是觀。降此平土，陟彼景山。一升一降，乃以斯安。爾乃隳巍山，平險陸，刊藜林，鑿盤石，超峻壘，構大榭，高岡冠其南，平原承其北。

列石限其壇，羅竹藩其域，系以修墜，洽以溝瀆，
曲折相連，迤靡相屬，乃樹靈木，靈木戎戎，繁霜
峨峨，匪雕匪琢，周旋顧盼，亦各有行，乃相厥宇，
乃立厥堂，直之以繩，正之以日，有覺其材，以構
立室，奕奕將將，崇棟廣宇，在冬不涼，在夏不暑，
祭祀是居，神明是處，修墜之際，亦有掖門，掖門
之西，十步餘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車之道，
交通舊館，思淵慮弘，存不忘亡，恢厥廟壇，子孫
蒸嘗，宅兆之形，規矩之制，晞而望之，方以麗踐。

而行之巧以廣幽墓既美鬼神既甯降之以福
如水之平如春之卉如日之升

鬻體賦

張平子將遊目於九埜觀化乎八方星回日運
鳳舉龍驤南遊赤野北陟幽鄉鹵經昧谷東極
扶桑於是季秋之辰微風起涼聊回軒駕左翔
右昂步馬於疇臯逍遙乎陵岡顧見鬻體委於
路旁下居淤壤上有玄霜平子悵然而問之曰
子將并糧推命以天逝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

爲是上智，爲是下愚，爲是女人，爲是丈夫，於是
肅然有靈，但聞神響，不見其形。答曰：吾宋人也，
姓莊，名周，游心方外，不能自修，壽命終極，來齒
立邱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岳，禱
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肢，取耳北坎，求目
南離，使東震獻足，西坤授腹，五內皆還，六神盡
復。子欲之不乎？髑髏曰：公子之言，殊難也。死爲
休息，生爲役勞，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榮位
在身，不亦輕於塵毛，巢許所耻，伯成所逃，况我

已化與道逍遙離朱不能見子埜不能聽堯舜
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虎豹不能害戟劍不能傷
與陰陽同其流元氣合其朴造化爲父母天墜
爲牀褥雷電爲鼓扇日月爲燈燭雲漢爲川池
星宿爲珠玉合體自然無情無欲澄之不清渾
之不濁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於是言卒響絕神
光除滅顧盼軫恤乃命僕夫假之以縞巾衾之
以玄塵爲之傷滄酌於路濱

誥

東巡誥

惟二月初吉。帝將狩於岱嶽。展義省方。觀民設教。丙寅朏。率群賓。備法駕。以祖于東門。屆于靈宮。是日也。有鳳雙集於臺。壬辰。祀上帝於明堂。帝曰。咨。予不材。爲天地主。慄慄翹翹。百僚萬幾。心之謂矣。孰朕之勞。上帝有靈。不替朕命。誕敢不祗承。凡庶與祭於壇墠之位者。曰懷爾邦君。實願先帝載厥大宗。以左右朕躬。羣臣曰。帝道

橫被旁行海表。一人有遯。萬民賴之。從巡助祭者。茲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鳳。通立知時。萃於山趾。與帝邀期。吉事有祥。惟漢之祺。帝曰。朕不敢當。亦不敢蔽天之吉命。

疏

大疫上疏

臣竊見京師爲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滅戶
人人恐懼朝廷焦心以爲至憂臣官在於考變
禳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
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
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之臣
欲徵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僞遣大臣
竝禱請命臣處外官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

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蠲。猶爲譴謫。况以太穢。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間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開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發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慎無發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螫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厲氣未息。恐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其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

于下臣愚以爲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
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陳事疏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
泥蟠今乘雲高躋盤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
必先倥忽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
者達物僞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
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
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景

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惟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累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

則洪範所謂僭恒暘若者也。懼群臣奢侈昏踰
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
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
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惟聖思厭倦。
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
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天鑒孔明。雖踈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
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
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

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駁圖讖疏

臣聞聖人明審律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于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

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畦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九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

知。至於圖中。訖於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隨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識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効。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

罔俗。以昧執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
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
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
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
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論貢舉疏

古者以賢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代。郡舉孝廉。
又有賢良。大學之選。於是名臣皆出。文武竝興。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

國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卽位之初。先訪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藝。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偈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錄次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旣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加不可復理人。及任州郡。督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乃

若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
子。故當致其大者。遠者也。

論舉孝廉疏

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
經。尚書令左雄竝奏。拜童子郎。自是負
書來學。雲集京師。
侍中張衡上疏。

自初舉孝廉。到今二百年。必先孝行。行有餘力
乃妙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爲
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所謂損本而求末者也。
自改試以來。累有妖星震裂之菑。是天意不安

於此法故也 此順帝時

陽嘉二年對策

採通鑑補入

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灋、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且郡國守相、剖符甯境、爲國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新故

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爲百姓所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民父母、使嗟號也、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况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震裂著於下、天誠詳矣、可爲寒心、明者銷禍於未萌、今旣見矣、脩政恐懼、則禍轉爲福矣、

策

水災對策

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

及而教逆也。

宋史

文

其矣於此逆對限而轉

齊然下天漸轉矣可為

以天不微公香平中聞

其心則文交若且下寄

其長為其月父母對其

大制公保其益其誠其

表

求合正三史表

臣伏見陛下思光先緒以典籍為本而史書枝

別條異不同一貫建武以來新裁未就後漢書註載疏

畧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

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

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行清清即清陽也今宜實

定之

日蝕上表

今年三月朔方覺日蝕此郡懼有兵患臣愚以

爲可勅北邊須塞郡縣明烽火遠斥候深藏固
閉無令穀畜外露。

請專事東觀收檢遺文表

臣仰幹史職敢徼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
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
休烈比久長於天地竝光明於日月昭示萬嗣
永永不朽也。

書

與崔瑗書

乃者與朝賀。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已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

又同前

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教。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端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與特進書

蓬萊太史之秘府。道家所貴。衡再得當之。竊爲幸矣。

又

鉛刀強可一割

又

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

又

酸者不能不苦於言

不苦外言

不苦外言

一

七

七辯

無爲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絕俗唯誦道篇形虛
年衰志猶不遷於是七辯謀焉曰無爲先生淹
在幽隅藏聲隱景剗迹窮居抑其不韙盍往辯
諸乃偕而就之

虛然子曰樂國之都設爲閭館公輸制匠譎詭
煥爛重屋百層連閣周漫應門鏘鏘華闕雙建
彫蟲彤綠螭虹蜿蜒於是彈比翼落鷓黃加雙

鵬經鴛鴦然後擢雲舫觀中流牽芙蓉集芳洲
縱文身搏潛鱗採水玉拔瓊根收明月之照曜
玩赤瑕之璘幽此宮室之麗也子盍歸而處之
乎

安存子曰淮南清歌燕餘材舞列乎前堂遞奏
代敘結鄭衛之遺風揚流哇而脉激楚鞀鼓協
吹竽籟應律金石合奏妖冶邀會觀者交目衣
解忘帶於是樂中日晚移卽昏庭美人妖服變
曲爲清改賦新詞轉歌流聲此音樂之麗也子

盍歸而聽諸、

闕邱子曰、西施之徒、姿容修嫵、弱顏回植、妍奪
闕暇、形似削成、腰如約素、淑性窈窕、秀色美艷、
鬢髮玄髻、光可以鑒、靨輔巧笑、清眸流盼、皓齒
朱唇、的皦粲練、於是紅華曼理、遺芳酷烈、侍夕
先生、同茲宴煖、假明蘭燈、指圖觀列、蟬綿宜愧、
天紹紆折、此女色之麗也、子盍歸而從之、

空桐子曰、交趾緹絺、筒中之紵、京城阿縞、譬之
蟬羽、製爲時服、以適寒暑、駟秀騏之駸駸、載軫

獵之輜車，建采虹之長旃，系雌霓而爲旗，逸駭
颺於青邱，超廣漢而永逝，此輿服之麗也。子盍
歸而乘之。

雕華子曰：立清白醴，蒲萄醲醢，嘉肴雜醢，三齏
七菹，荔支黃甘，寒梨乾榛，沙餠石蜜，遠國儲珍。
於是乃有芻豢脂牲，麋麇豹胎，飛鳧棲鷺，養之
以時，審其齊和，適其辛酸，芳以薑椒，拂以桂蘭。
會稽之菰，冀野之梁，珍羞雜逸，灼爍芳香，此滋
缺。依衛子曰：若夫赤松王喬，羨門安期，噓吸沆瀣，

飲醴茹芝、駕應龍、戴行雲、桴弱水、越炎氛、覽八
極、度天垠、上游紫宮、下棲崑崙、此神僊之麗也。
子盍行而求之、先生乃興而言曰、吁美哉、吾子
之誨、穆如清風、啓乃嘉猷、實慰我心、矯然傾首、
邪睨玄圃、軒臂矯翼、將飛未舉、

髣無子曰、在我聖皇、躬勞至思、參天兩地、匪怠
厥司、率由舊章、遵彼前謀、正邪理謬、靡有所疑
旁窺八索、仰鏡三墳、講禮習樂、儀則彬彬、是以
英人底材、不賞而勸、學而不厭、誨而不倦、於是

二八之儔，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後
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國而悅遠人，化明如日，
下應如神，漢雖舊邦，其政維新，而先生乃翻然
迴面曰：君子一言，於是觀智，先民有言，談何容
易，予雖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務焉。

設難

應間有序附後

有間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
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
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
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
實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
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
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

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
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
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
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
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
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
民之式也。故嘗見謗於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
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
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壺亦調其

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已。美言以相剋。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勲。雪前吝。倅很不柔。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祿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俯而不思。貼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在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

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殮饌。舖猶不屑。餐旌脊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裋褐而襲黼黻。或委重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瞳朦。黃帝爲斯深憐。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厯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

卽次則重黎之爲也。人各有能。因莚受任。烏師
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竝濟。晝長則宵
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夫玄
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溷泥而
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
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
以俟來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
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
人無所麗。燭武懸縶。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

聊城弛柝。縱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
說夫。咸以得人爲臬。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
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鼂鳴。
而鼃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
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依
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
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鼃
鼂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弁質
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

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于茲
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摭失塗者幽僻
遭遇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
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劔守株而
伺兔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
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
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雖有犀
舟勁楫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
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懼

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帥天老
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
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
泮。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覩木
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去蠹附鴟。悲爾先
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
銘。弦高以牛餽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貫高以
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蒲且以飛矰逞巧。
詹何以沈鉤致精。奕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清

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
數子，愍三墳之旣頽，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
可鑽，聊朝聽乎柱史，且韞櫝而待價，踵顏氏以
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于知己。

應間序

問者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
唯衡內識利鈍，搯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爲失
志矣。用爲間余。余應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
因茲以露余誠焉。名之應間云。

國以靈命而靈命之氣則天

命之氣則天命之氣則天

命之氣則天命之氣則天

命之氣則天命之氣則天

熱開氣

不土曾不繼夫晉楚類守

不土曾不繼夫晉楚類守

不土曾不繼夫晉楚類守

不土曾不繼夫晉楚類守

議

歷議

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河
 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
 興皆能歷數難誦豐或不對或言失誤
 衡與參案儀註考往校今以為九道法
 最密詔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上侍中
 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
 月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
 從四方四方雖密於太初皆不可用甲
 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識可施行博士黃
 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等
 議即用甲寅元當除元命包天地開闢
 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
 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
 非一用九道為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

疏遠元和變歷以應保乾圖三百歲斗
歷改憲之文四分歷本起圖識最得其
正不宜易愷等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
上奏諸從太初者徒以世宗攘夷廓境
享國久長為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災異
率甚未有善應臣伏惟漢祖受命因秦
之紀違於帝典太宗遵修三階以平哀
平之際同承太初妖孽累仍疴禍非一
議者不以成數相參沉采妄說歸福太
初致咎四分漏見曲論未可為是臣輒
復重難衡興議云云
上然其言遂改歷事

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為近然猶未稽
於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
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歷相課六千一百五

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
牛。迂濶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非獨
衡與前以爲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爲有闕。及甲
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之
名。以崇君之義。况天之厯數。不可任疑。從虛以
非易是。

長安縣

今以祭季之養取天之飄爨不同於餘貨也
夏天下氣形於物皆未可知也昔仲夏則風
...

...

...

說

渾儀

赤道橫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
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
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
亦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分秋分之
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少秋分去極九十
一少者就夏歷景去極之法以爲率也上頭橫
行第一行者黃道進退之數也本當以銅儀日

月度之。則可知也。以儀一歲乃竟。而中間又有陰雨。難卒成也。是以作小渾。盡赤道黃道。乃各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衡各誠杯之爲軸。取薄竹篾。穿其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令察之。與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爲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盡衡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篾。拗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令篾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視篾之

半際。夕多黃赤道幾也。其所多少。則進退之數也。從北極數之。則元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黃道爲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黃道進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黃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橫行。與赤道且等。故以筴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氣。令十六日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於差三之時。而五日同。

率者一。其實節之間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殘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強。後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道稍斜於橫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黃道始起更斜矣。於橫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氣一度焉。三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橫行稍退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退減其所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橫行稍進矣。

而○度○猶○退○者○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
畢○故○也○以○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而○以○赤○道○重○
廣○黃○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數○以○赤○
道○爲○強○耳○故○於○黃○道○亦○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
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厯○斗○二○十○度○俱○百○一○
十○五○強○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
一○度○半○強○最○近○時○也○而○此○厯○井○二○十○三○度○俱○六○
十○七○度○強○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

靈憲

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爲正儀立度而皇極有迨建也樞運有迨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玄溟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滓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旣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

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

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儗道中。其可觀。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二而減二。陽道左廻。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陽。

迴地以陰。溇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
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
寒暑不滅。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
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
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
至多莫若水。水精爲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
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爲星星也。者
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迥屬。紫宮
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

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狼虬魚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憑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

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
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其大昌。姮娥遂託
身於月。是爲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
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鬼生於
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
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
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
也。繇暗視明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
天。天地同明。繇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

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主命。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

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
衰。神歇精斲。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
至。則石。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
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
行則屈。屈則留。留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
行遲者。覲于東。覲于東。屬陽。行速者。覲于西。覲
于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地侯見
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也。二陰三
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

苟或盈縮。不逾于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實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祥可盡。

靈應

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州。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陽。西則多陰。故聖王不處焉。

銘

綬笥銘

有引

南陽太守鮑德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
時德更理笥衡時爲德主簿作銘曰

懿矣茲笥爰藏寶珍冠纓組履文章日信皇用
我賜俾作帝臣服其令服鸞封艾緡天祚明德
大賚福仁垂光厥世子孫克神厥器維舊中實
維新周公惟事七涓有隣

贊

南陽文學儒林書贊

南陽太守、上黨鮑君、愍文學之弛廢、懷儒林之
陵遲、乃命匠修而新之、崇肅肅之儀、揚濟濟之
化

誄

大司農鮑德誄

昔君烈祖，平顯奕世。敬叔生牙，美管交頰。至于
中葉，種德以邁。種德伊何，去虛適參。建旄屯留，
其茂如林。降及我君，總角有聲。遺蒙萬穀，寵祿
斯丁。守約勤學，克勞其形。濬哲之資，日就月成。
業業學徒，童蒙求我。含厥往著，去風卽雅。濟濟
京河，實爲西魯。昔我南都，惟帝舊鄉。同于郡國，
殊於表章。命親如公，弁冕鳴璜。若惟允之，實耀

其光導以仁惠，教以義方，習射矍相，饗老虞庠。
羗髦作虐，艱我西鄰，君斯整旅，耀武月頻。蠢蠢
戎虜，是懼是震，知德者鮮，惟君克舉，既厭帝心。
將處台輔，命有不永，時不我與，天實爲之，孰其
能禦，股肱或毀，何痛如之，國喪遺愛，如何無思。

司徒呂公誄

昔呂皇祖，帝堯之緒，伯夷秩唐，唐宗允叙，四嶽
在虞，傅士佐禹，克厭帝心，姓姜氏呂，登是南邦，
以家以處，降及于周，穆侯作輔，寡于九族，九族

用甯登受八命，來職靡傾。黃耳金鉉，公餽以盈。
綽兮其寬，皦兮其清。旣明且哲，式保令名。旂於
從風，駟牡超驤。去此甯寓，歸于幽堂。立室冥冥，
修夜彌長。

司空陳公誄

敬仲初育，發繇卜筮。鳳飛觀國，流光末裔。天祚
明德，德茂于公。入孝出友，爰肅爰邕。兼學多識，
窮理知幾。德音孔昭，翻爾灰飛。賦政二城，還集
皇闈。公實省之，亶亶庶績。公實靜之，藹藹百僚。

張河間集 卷之二 五
公實愍之，乃陟司空，纂禹之跡，導揚徽庸，致訓
京畿，協和萬邦，萬邦既協，殊服來同，駸論前績，
莫與比蹤。

又

後作鴻臚，職掌九賓，輯甯侯衛，懷柔遠人。

樂府

怨篇

文心雕龍云張衡怨篇清曲可誦

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一作云遠我勞如何、

同聲歌

詩譜云寄興高遠遣辭自妙

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湯、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蒸嘗、思為苑翦席、在下蔽匡牀、願為羅衾幃、在上衛風霜、灑掃清枕席、鞮芬以狄一作香

重戶結金扃。高下華燈光。衣解巾粉卸。列圖陳
枕張。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
老教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

西溪叢語
云陶淵明

閒情賦必有自乃
出張衡同聲歌

詩

四愁詩

并序

竹林詩評云張衡四愁遙裏取慕猶風騷之遺韻也藝苑卮言云平子四愁千古絕唱傅玄擬之致不足言大是笑資耳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出為河間相能內察屬
縣姦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
諸豪俠遊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
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為四
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

以水。溪。雪。雰。爲。小。人。思。以。道。術。爲。報。貽。於。時。
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一。思。曰。我。所。思。今。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
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
瓊。瑤。路。遠。莫。致。倚。道。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二。思。曰。我。所。思。今。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
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
五臣作琴琅。玕。何。以。報。

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三。思。曰。我。所。思。今。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

身西望滄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蹰。何爲懷憂心煩紆。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王素羅鼓其延赫曾煇何為樂憂心與

與非靈然書中美人與共論歡如何以辟之

四思自矣所思念五到門大主效之雲霧

民來消憂莫不極樂無所憂心與

良西望劍閣寒美人韻非誰語備何以辟之

本傳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世爲著姓，祖父堪
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
大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
之情，常從容澹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
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
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
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大將軍鄧騭奇
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

厯筭常好立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立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當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立其興矣。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言甚詳明。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

還乃設客問作應間以見其志云陽嘉元年復
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
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
柱俯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
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
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
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
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
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

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初，光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又上疏諍之。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闡監恐終爲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

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立賦，以宣寄情志。永和初，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異于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閔七辨巡誥懸圖，凡三十二篇。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

書郎劉駒駱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
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
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
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
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
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
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真
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
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近推形筭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

張河間集卷二終